

戴東原集卷第九

四庫館纂修官翰林院庶吉士戴震讀

與任孝廉幼植書

荅朱方伯書

與是仲明論學書

與姚孝廉姬傳書

荅鄭丈用牧書

與某書

與方希原書

與任孝廉幼植書

庚辰

幼植足下承示禘祫喪服等辨今之治此者蓋希矣好  
學淡息如幼植誠震所想見其人不可得者況息之銳  
辨議之堅而緻以此爲文直造古人不難以此治經則  
息之所入願弗遽以爲得勿以前師之說可奪而更之  
也今幼植奮筆加駁於孔冲遠賈公彥諸儒進而難漢  
之先師鄭君康成矣進而訾漢已來相傳之子夏喪服  
傳爲劉歆王莽傳會矣進而遂訾儀禮之經周公之制  
作爲歆莽之爲之矣烏呼記不云乎毋輕議禮方周官  
經初出未立學官馬融所謂入於秘府五家之儒莫得  
見是也迄王莽時劉歆置博士永平之初杜子春奉且

九十能通其讀賈逵鄭眾往受業然後頗行於世俗學  
膚淺往往求之不可通輒肆指摘云劉歆竄入若士禮  
十七篇漢興高堂生傳之以授蕭奮蕭授孟卿孟授后  
蒼后授戴德戴聖慶普武帝時后氏立於學官宣帝復  
立大小戴藝文志故云禮經十七篇后氏戴氏此後師  
師相傳絕不聞此經與歆莽相涉史絕不聞歆莽改博  
士之業博士失其師承也今日爲劉歆傳會者於傳則  
所謂小功者兄弟之服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於經  
則女子子爲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出降服也記曰至親  
以期斷試以此言芻豢之昆弟期從父昆弟大功從祖

昆弟小功族昆弟總由族昆弟而上族父族祖父族曾  
祖父皆總由從祖昆弟而上從祖父從祖祖父皆小功  
此制服之易知者由從父昆弟而上世父叔父何以不  
大功也自至親以期斷之言上幾之父何以不期祖不  
大功曾祖不小功四世祖不總也立期之節象天地則  
已易四時則已變凡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然而孝  
子之心不能以已也使倍之而爲制三季之喪故曰三  
季以爲隆人子不隆於其親不可以爲子父在爲母期  
屈於至尊不敢伸其私尊而猶無不及其節也爲人後  
者爲其父母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而猶無不及

其節也幼植有取於孔沖遠謂至親以期斷專爲此二者則失制禮之深意矣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之期也亦隆也不隆於祖不隆於父之昆弟不可以爲孫子總麻之加一等而小功小功之加一等而大功不可謂之隆聖人於是爲齊衰三月之服以上殺之義故減九月五月之數而三月以祖雖百世有隆無替故不敢以功總加於祖考而齊衰傳云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意如是康成申之曰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且喪服及曾祖不及四世祖已上康成因傳文小功者兄弟之服而明之曰正言小功者服之數盡於五則高

祖宐總麻曾祖宐小功也據祖期則曾祖宐大功高祖  
宐小功也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玄孫爲之  
服同也又於總麻三月章曰族曾祖父者曾祖昆弟之  
親也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蓋通乎  
經所不言之意也然而猶未盡夫子孫之於祖考不相  
逮則已矣雖不相逮必不可曰有無服之祖也苟相逮  
皆齊衰三月其殺也者以上殺爲義其不復殺也者以  
有隆無替爲義道竝行而不相悖夫是之謂文詩曰曾  
孫篤之鄭箋云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  
曾孫禮注云於曾祖已上稱曾孫而已由是言之儀禮

言曾祖卽關四世祖已上也幼植知昆弟之昆爲兄不  
審古人法度之言兄弟與昆弟異義不惟儀禮他經及  
爾雅皆然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  
兄弟此傳中引傳相證明也爾雅曰母與妻之黨爲兄  
弟又曰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詩小雅兄  
弟無遠鄭箋云兄弟父之黨母之黨蓋兄弟云者或專  
言異姓或兼同姓異姓皆舉遠不以關大功之親記曰  
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  
此惟小功已下卽於疏故加等若大功已上則昆弟也  
世父母叔父母也從父昆弟也豈可以皆在他邦及少

孤相依而加等哉大功之親分當相恤其不相恤是賊其性者也小功已下而相恤斯進之也故傳有曰子無大功之親不言小功古人立言精微若此記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或欲援此爲叔嫂有服之證則與檀弓奔喪逸禮相背戾且本篇傳文言夫之昆弟無服亦相與背戾閻百詩解之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卽夫之所爲小功服妻降一等爲總麻也服問之外兄弟指外祖父母從母在小功者是其證百詩此論精矣惜尙未告之以昆弟不言兄弟及舉遠不可關大功之親使其義益曉然也若女子子出降服此與男女異長意同以



女子生而有適人之道使之異於男子豈若幼植之意必十五已後許嫁笄始別異哉服有出降或緣有適人之道而卽降以異於男子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大功是也或旣適人而後降爲眾昆弟大功是也或不降祖父母期曾祖父母齊衰三月是也管儒謂降旁親不降正尊可與至親以期斲之言外親之服皆總之言小功已下爲兄弟之言合爲義例之大要惟降旁親而父沒則不降昆弟之爲父後者然後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之義明惟不降正尊而當其旣嫁從夫不能二尊且降父之服而爲期舅姑亦期然後所謂父者子之天

夫者妻之天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之義明聖人  
制爲父在爲母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是二者  
義之至也以幼植所漢嘗爲劉歆傳會者二條今姑據  
此疏通證明之其精微非聖人不足與於此餘皆可類  
推震鼻病同學者多株守古人今於幼植反是凡學未  
至貫本末徹精粗徒以意衡量就令載籍極博猶所謂  
息而不學則殆也遠如鄭漁仲近如毛大可祇賊經害  
道而已矣今幼植具異質而幸富成就當不可量甚以  
不敢不盡言震再拜

荅朱方伯書

古禮之不行於今已久雖然士君子不可不講也況冠  
婚喪祭之大豈可與流俗不用禮者同喪服昆弟之子  
期從父昆弟大功此正服也大夫爲昆弟之子爲士者  
大功大夫之子爲從父昆弟爲士者小功此降服也記  
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  
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  
震竊觀後人於禮之名無不從其重未嘗聞大夫及大  
夫之子降期已下之爲士者也而於禮之實幾蕩然  
不用與其實去而名徒存何如古人有正有降一一各  
盡其實也今欲講明古禮而但從正服不從降服則是

用其一不用其一竊亦以爲不可以今準古名爲期名爲大功古禮斲然爲大功及小功也小功卒哭之後卽可以取妻況越過大功除服之後乎然必父亦在小功之末方可若父在大功之末則可以冠子嫁子不可以取婦凡言末者謂卒哭之後非謂除服之後然則旣虞卒哭服雖未除可僭吉明矣大功之末不可以取婦大功旣除服固可取婦甚明茲斟酌古今名實兩得倘猶云失禮則據禮證之固無失倘云執禮太過則必至是始於禮無譏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要歸於無所苟而已矣

與是仲明論學書

癸酉

僕所爲經考未嘗敢以聞於人恐聞之而驚顧狂惑者  
衆眊遇名賢枉駕望德盛之容令人整肅不待加以誨  
語也又欲觀末學所事得失僕敢以詩補傳序竝辨鄭  
衛之音一條檢出呈覽今程某奉其師命來取詩補傳  
僕此書尙俟改正未可遽進請進一二言惟名賢教之  
僕自少時家貧不獲親師聞聖人之中有孔子者定六  
經示後之人求其一經啟而讀之茫茫然無覺尋思之  
久計於心曰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  
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求

所謂字考諸篆書得許氏說文解字三季知其節目漸  
覩古聖人制作本始又疑許氏於故訓未能盡從友人  
假十三經注疏讀之則知一字之義當貫羣經本六書  
然後爲定至若經之難明尙有若干事誦堯典數行至  
乃命羲和不知恆星七政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  
誦周南召南自關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強以協韻則齟  
齬失讀誦古禮經先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  
則迷於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則禹貢職  
方失其處所不知少廣芻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  
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狀類名號則比興之意

乖而字學故訓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從宐  
辨漢末孫叔然勅立反語厥後考經論韻悉用之釋氏  
之徒從而習其法因竊爲己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  
不能記憶也中土測天用句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綫  
其三角卽句股八綫卽綴術然而三角之法竊必以句  
股御之用知句股者法之盡備名之至當也管子言五  
聲十二律宮位乎中黃鐘之宮四寸五分爲起律之本  
學者蔽於鐘律失傳之後不追溯未失傳之先宐乎說  
之多鑿也凡經之難明右若干事儒者不宐忽置不  
僕欲究其本始爲之又十季漸於經有所會通然後知

聖人之道如縣繩樹槩豪釐不可有差僕間事於經學  
蓋有二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三者僕誠不足與於  
其閒其私自持暨爲書之大槩端在乎是前人之博聞  
強識如鄭渙仲楊用修諸君子著書滿家淹博有之精  
審未也別有略是而謂大道可以徑至者如宋之陸明  
之陳王廢講習討論之學假所謂尊德性以美其名然  
舍夫道問學則惡可命之尊德性乎未得爲中正可知  
羣經六藝之未達儒者所恥僕用是戒其頹惰據所察  
知特懼忘失筆之於書識見稍定敬進於前不晚名賢  
幸諒震白



與姚孝廉姬傳書 乙亥

日者紀太史曉嵐欲刻僕所爲考工記圖是以向足下  
言欲改定足下應詞非所敢聞而意主不必汲汲成書  
僕於時若雷霆驚耳自始知學每憾管人成書太早多  
未定之說今足下以是規教退不敢忘自賀得師何者  
凡僕所以尋求於遺經懼聖人之緒言闡汶於後世也  
然尋求而獲有十分之見有未至十分之見所謂十分  
之見必徵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畱餘議鉅細  
畢究本末兼察若夫依於傳聞以擬其是擇於眾說以  
裁其優出於空言以定其論據於孤證以信其通雖溯

流可以知源不目覩淵泉所導循想可以達杪不手披  
枝肄所岐皆未至十分之見也以此治經失不知爲不  
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識者之辨之也先儒之學如  
漢鄭氏宋程子張子朱子其爲書至詳博然猶得失中  
判其得者取義遠資理闕書不克盡言言不克盡意學  
者淡息自得漸近其區不淡息自得斯草薺於畦而茅  
塞其陸其失者卽目未覩淵泉所導手未披枝肄所岐  
者也而爲說轉易曉學者淺涉而堅信之用自滿其量  
之能容受不復求遠者闕者故誦法康成程朱不必無  
人而皆失康成程朱於誦法中則不志乎聞道之過也

誠有能志乎聞道必去其兩失殫力於其兩得既淡恩  
白得而近之矣然後知輒爲十分之見輒爲未至十分  
之見如繩繩木管以爲直者其曲於是可見也如水準  
地管以爲平者其坳於是可見也夫然後傳其信不傳  
其疑疑則闕庶幾治經不害僕於考工記圖重違知己  
之意遂欲刪取成書亦以其義淺特考覈之一端差可  
自決足下之教其敢忽諸至欲以僕爲師則別有說非  
從自顧不足爲師亦非謂所學如足下斷然以不赦謝  
也古之所謂友固分師之半僕與足下無妨交相師而  
參互以求十分之見苟有過則相規使道在人不在言

斯不失友之謂固大善耻辱簡自謙太過稱夫子非所  
敢當之謹奉繳承示文論延陵季子處識數語竝考工  
記圖呈上乞教正也

荅鄭丈用牧書

立身守二字曰不苟待人守二字曰無憾事事不苟猶  
未能寡恥辱念念求無憾猶未能免怨尤此數十季得  
於行事者其得於學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爲一  
時之名亦不期後世之名有名之見其弊二非摺擊前  
人以自表襮卽依傍管儒以附驥尾二者不同而鄙陋  
之心同是以君子務在問道也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

覈者皆未志乎聞道從株守先儒而信之篤如南北朝人所譏寧言周孔誤莫道鄭服非亦未志乎聞道者也私智穿鑿者或非盡指擊以自表襮積非成是而無從知先入爲主而惑以終身或非盡依傍以附驥尾無鄙陋之心而失與之等故學難言也好友數人息歸而其講明正道不入四者之弊修詞立誠以俟後學其或聽或否或傳或墜或尊信或非議述古賢聖之道者所不計也

與某書

足下制義直造古人冠絕一時夫文無古今之異聞道

之君子其見於言也皆足以羽翼經傳此存乎識趣者也而詞不純樸高古亦不貴此存乎行文之氣體格律者也因題成文如造化之生物官骸畢具根葉竝茂少闕則非完物此存乎冶鑄之汰者也精心於制義一事又不若精心於一經其功力同也未有能此而不能彼者治經先考字義次通文理志存問道必空所依傍漢儒故訓有師承亦有時傳會晉人傳會鑿空蓋多宋人則恃胷臆爲斷故其襲取者多謬而不謬者在其所棄我輩讀書原非與後儒競立說安平心體會經文有一字非其的解則於所言之意必鑿而道從此失學以牖

吾心知猶欲會以養吾血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可知  
學不足以益吾之智勇非自得之學也猶欲會不足以  
增長吾血氣會而不化者也君子或出或處可以不見  
用用必措天下於治安宋已來儒者以己之見硬坐爲  
古賢聖立言之意而語言文字實未之知其於天下之  
事也以己所謂理強斷行之而事情原委隱曲實未能  
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孟子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  
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自以爲於心無愧而天下受其咎  
其誰之咎不知者且以躬行實踐之儒歸焉不疑夫躬  
行實踐勸善懲惡釋氏之教亦爾也君子何以必闢之

孟子闢楊墨退之闢釋老當其時孔墨竝稱尊楊墨尊  
釋老者或曰是聖人也是正道也吾所尊而守者躬行  
實踐勸善懲惡救人心贊治化天下尊之帝王尊之之  
人也然則君子何以闢之哉愚人覩其功不知其害君  
子深知其害故也烏呼今之人其亦弗慮矣聖人之道  
使天下無不達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後儒不知情  
之至於纖微無憾是謂理而其所謂理者同於酷吏之  
所謂泐酷吏以泐殺人後儒以理殺人漫漫乎舍泐而  
論理外矣更無可救矣聖賢之道德卽其行事釋老乃  
別有其心所獨得之道德聖賢之理義卽事情之至是



無憾後儒乃別有一物焉與生俱生而制夫事古人之  
學在行事在通民之欲體民之情故學成而民賴以生  
後儒冥心求理其繩以理嚴於商韓之汰故學成而民  
情不知天下自此多迂儒及其責民也民莫能辨彼方  
自以爲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眾也

與方希原書

乙亥

得鄭君手札言足下大肆力古文之學僕嘗以爲此事  
在今日絕少能者且其途易岐一入岐途漸去古人遠  
矣古今學問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於理義或事於制  
數或事於文章事於文章者等而末者也然自子長孟

堅退之于厚諸君子之爲之曰是道也非藝也以云道  
道固有存焉者矣如諸君子之文亦惡觀其非藝歟夫  
以藝爲末以道爲本諸君子不願據其末畢力以求據  
其本本旣得矣然後曰是道也非藝也循本末之說有  
一末必有一本譬諸草木彼其所見之本與其末同一  
株而梠枝殊爾梠固者枝茂世人事其枝得朝露而榮  
失朝露而瘁其爲榮不久諸君子事其梠朝露不足以  
榮瘁之彼又有所得而榮所失而瘁者矣且不廢澆灌  
之資雨露之潤此固學問功深而不已於其道也而卒  
不能有榮無瘁故文章有至有未至至者得於聖人之

道則榮未至者不得於聖人之道則瘁以聖人之道被乎文猶造化之終始萬物也非曲盡物情游心物之先不易解此然則如諸君子之文惡覩其非藝歟諸君子之爲道也譬猶仰觀泰山知羣山之卑臨視北海知眾流之小今有人履泰山之巔跨北海之涯所見不又懸殊乎哉足下好道而肆力古文必將求其本求其本復有所謂大本大本旣得矣然後曰是道也非藝也則彼諸君子之爲道固待斯道而榮瘁也者聖人之道在六經漢儒得其制數失其義理宋儒得其義理失其制數譬有人焉履泰山之巔可以言山有人焉跨北海之涯

可以言水二人者不相謀天地間之鉅觀目不全收其可哉抑言山也言水也時或不盡山之奧水之奇奧奇山水所有也不盡之闕物情也今足下同鄭君汪君相與聚處勉而薄乎巔涯究乎奧奇不難僕奔走避難嚮之所欣久棄不治數千里外聞足下爲之意志動盪不禁有言足下試察其言漫散不可收拾其近況可弗贅陳矣置身無所如僕者起古人於今日必哀而憐之凡事履而後知歷而後難曾不如古人而恩得古人憐我若強其乞憐於異乎古人者則亦不爲也

戴東原集卷第九

戴東原集卷第十

四庫館纂修官翰林院庶吉士戴震 譔

古經解鈎沈序

毛詩補傳序

詩比義述序

春秋究遺序

考工記圖序

考工記圖後序

六書音均表序

方言疏證序

屈原賦目錄序

屈原賦九歌序

重刊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序

孟子趙注跋

古經解鉤沈序

士貴學古治經者徒以介其名使通顯歟抑志乎聞道  
求不謬於心歟人之有道義之心也亦彰亦微其彰也  
是爲心之精爽其微也則以未能至於神明六經者道  
義之宗而神明之府也古聖哲往矣其心志與天地之  
心協而爲斯民道義之心是之謂道士生千載後求道

於典章制度而遺文垂絕今古懸隔時之相去殆無異地之相遠厯厯賴夫經師故訓乃通無異譯言以爲之傳導也者又況古人之小學亾而後有故訓故訓之泐亾流而爲鑿空數百季已降說經之弊善鑿空而已矣雖然經自漢經師所授受已差違失次其所訓釋復各持異解余嘗欲搜考異文以爲訂經之助又廣肇漢儒箋注之存者以爲綜考故訓之助顧力不暇及以語族弟時甫方事於此書未藁就而吾友朱君文游以其友余仲林之古經解鉤沈若干卷千里馳寄前有天台齊宗伯太倉王光祿二序旣爲之導其意嘉其存古之功



文游復語余曰二公於子廿數年之知二公之所稱許  
是以余子又欲得子之一言也吾以仲林之爲是書好  
古而有師法然吾因之重有感也韓退之氏之言志乎  
古必遺乎今彼所謂古特文詞不類於近今者目進而  
語人以漢經師之業其沈蘊積久豈古文詞比哉後之  
論漢儒者輒曰故訓之學云爾未與於理精而義明則  
試詰以求理義於古經之外乎若猶存古經中也則鑿  
空者得乎烏呼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  
以成詞者未有能外小學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語  
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譬之適堂壇之必循

其階而不可以蠟等是故鑿空之弊有二其一緣詞生訓也其一守譌傳謬也緣詞生訓者所釋之義非其本義守譌傳謬者所據之經併非其本經今仲林得稽古之學於其鄉惠君定宇惠君與余相善蓋嘗淡嫉乎鑿空以爲經也二三好古之儒知此學之不厯在故訓則以志乎間道也或庶幾焉

毛詩補傳序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子之言詩也而風有貞淫說者因以無邪爲讀詩之事謂詩不皆無邪也此非夫子之言詩也先儒爲詩者莫明於漢之毛鄭宋之

朱子然一詩而以爲君臣朋友之詞者又或以爲夫婦  
男女之詞以爲刺譏之詞者又或以爲稱美之詞以爲  
他人代爲詞者又或以爲己自爲詞其主漢者必攻宋  
主宋者必攻漢此說之難一也余私謂詩之詞不可知  
矣得其志則可以通乎其詞作詩者之志愈不可知矣  
斷之以恩無邪之一言則可以通乎其志風雖有貞淫  
詩所以表貞止淫則上之教化時或淺微而作詩者猶  
覲挽救於萬一故詩是貴也三百之皆無邪至顯白也  
況夫有本非男女之詩而說者亦以淫泆之情槩之於  
是日其詩則褻狎戲謔之歲言而聖人顧錄之淫泆者

甘伯詩以自播聖人又播其歲言於萬世謂是可以考  
見其國之無政可以俾後之人知所懲可以與南豳雅  
頌之章竝列之爲經余疑其不然也宋後儒者求之不  
可通至指爲漢人竄入淫詩以足三百之數欲舉而去  
之其亦妄矣今就全詩考其字義名物於各章之下不  
以作詩之意衍其說蓋字義名物前人或失之者可以  
詳覈而知古籍具在有明證也伯詩之意前人既失其  
傳者非論其世知其人固難以臆見定也姑以夫子之  
斷夫三百者各推而論之用附於篇題後司馬氏有曰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又曰詩三百篇大

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漢初師傳未絕此必七十子  
所聞之大義也余亦曰三百篇皆忠臣孝子賢婦良友  
之言也其間有立言取難用心獨苦者則大忠而託諸  
詭言遜詞亦聖人之所取也必無取乎小人而邪僻者  
之蕨言以與賢聖相襍廁焉時乾隆癸酉仲夏戴震撰  
詩比義述序

詩之部分四風鄉樂小雅諸侯之樂大雅頌天子之樂  
而蕨饗羣臣嘉賓或上取或下就著在禮經其後因舊  
部而頗有附益於是目其定於周初制作禮樂時者謂  
之四始若夫周官經大師敎六詩繼風之下曰賦曰比

曰興則存乎章句閒三百皆有所賦之事言非一端或  
難徑言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也興者託事於物蓋  
立言之體有是三者非直賦其事則或比方或託物賦  
直而比曲比邇而興遠興既會其意矣則何異于比比  
如見其事矣則何異於賦此涵齋王先生詩比義述之  
所爲有作也晉王申癸酉歲震爲詩補傳未成別錄書  
內辨證成一帙曾見有襲其說以自爲書刊行者不知  
先生何由見震元書擇其合於比義若干條俾得以名  
附大著中先生之子臬人與震同舉於鄉今爲 朝廷  
名御史震雖未獲親聞先生講論而先生以是書遠寄

京師示震且屬序之不得辭也易曰引而信之觸類而長之詩之比興固如是舉比以通賦與興非扞自是書也毛詩於樛木曰興也宜以葛藟之附樛木興福履之隨君子已旨而篇義曰后妃逮下也義取樛木下坐葛藟得上蔓爲后妃逮下眾妾得親附之比十月之交之爲直賦其事無疑也日月之行終古不變故交會一事可以驗推步之得失其有不應失在立法不失在天行使天行有變必不可以其準無從立推步之常法矣而聖人警於天變者以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猶有蔽虧人君可自謂無蔽不省於虧失乎日君象月臣象日

失其明甚於月喻君之蔽虧甚於臣故曰亦孔之醜曰  
于何不臧詩詞顯以比德非語禎祥帝王之尊兢兢惟  
蔽虧是省是以德臻上聖仁覆天下視懼以災異大小  
不絕遠乎篇內高岸爲谷澗谷爲陵毛傳曰言易位也  
鄭箋云君子居下小人居上之謂也亦據比義言之推  
而至於隸用一字在六書假借引喻以明無非比也賦  
者比之實也興者比之推也得比義於興不待言卽賦  
之中復有比義先生博采眾說逐條以己所得爲案語  
足成之凡八卷欲學者引伸觸類知德行達政體孔子  
兩許門弟子可與言詩意實在於此然則是書爲益豈淺



鮮哉休寧戴震謹序

春秋究遺序

春秋一再傳而筆削之意已失故傳之存者三家各自爲例以明書法不得春秋之書法者蓋多何邵公杜元凱諸人從據傳爲本名爲治春秋實治一傳非治經也唐啖趙陸氏而後言春秋者一變迨宋而廢例之說出是爲再變桐城葉書山先生著春秋究遺一書要約爲比例數十條別諸端首考定書法之正然後以知變例及異文特文等蓋盡去魯人穿鑿碎義而還是經之終始本末先生之爲書也有取於韓退之氏獨抱遺經究

終始之言震竊謂先生所得在春秋書法之先春秋所以難言者聖人裁萬事猶造化之於萬物洪纖高下各有攸當而一以貫之條理精密卽在廣大平易中讀春秋者非大其心無以見夫道之大非精其心無以察夫義之精以故三家之傳而外說是經至數千百家其於春秋書法卒不得也春秋魯史也有史法在古策書之體其例甚嚴所以爲禮義之防維而不敢苟此則魯之史官守之自魯公已來行事有常經魯史記書法不失者君子以爲不必修也而修春秋自隱始則王迹熄而諸侯僭樂壞禮肆行征伐諸侯之政又失而大夫操其

國柄世變相尋行事爲史所不能書於是書恣淆亂非有聖人之達於權不知治變是以春秋義例不可與魯史記之例同條而論而廢例之說知其益疏矣震嘗獲聞先生論讀書法曰學者莫病於株守舊聞而不復能造新意莫病於好立異說不淡求之語言之閒以至其精微之所存夫精微之所存非強著書邀名者所能至也日用飲食之地一動一言好學者皆有以合於當然之則循是而尙論古人如身居其世觀其事然後聖人之情見乎詞者可以吾之精心遇之非好道之久涵養之淡未易與於此先生之言若是然則春秋書法以二

千載不得者先生獨能得之在是也夫時乾隆己卯孟冬休寧戴震撰

考工記圖序

立度辨方之文圖與傳注相表裏者也自小學道湮好古者靡所依據凡六經中制度禮儀覆之傳注既多違誤而爲圖者又往往自成詰詘異其本經古制所以日卽荒謬不聞也舊禮圖有梁鄭阮張夏侯諸家之學失傳已久惟聶崇義三禮圖二十卷見於世於考工諸器物尤疏舛同學治古文詞有苦考工記難讀者余語以諸工之事非精究少廣務要固不能推其制以盡文之

與曲鄭氏注善矣茲爲圖翼贊鄭學擇其正論補其未  
逮圖傳某工之下俾學士顯白觀之因一卷書當知古  
六書九數等儒者結髮從事今或皓首未之間何也

考工記圖後序

考工諸器高庳廣狹有度今爲圖斂於數寸紙幅中或  
舒或促必如其高庳廣狹然後古人制作昭然可見不  
則如磬氏之磬何以定其倨句臬氏之量何以測其方  
圓徑冪鞞人之皋陶何以辨其晉鼓鼗鼓又如皋氏之  
鐘後鄭云鼓六鉦六舞四其長十六又云今時鐘或無  
鉦閒旣爲圖觀之固知其說誤也句股法自銑至鉦八

而公二則自鉦至舞亦八而公二銑爲鐘口舞爲鐘頂  
記曰銑曰鉦者徑也曰銑間曰鉦間曰鼓間者崇也曰  
脩曰廣者羨也羨之度舉舞則鉦與銑可知而鉦間因  
銑鉦舞之徑以得其崇然則記所不言者皆可互見若  
據鄭說有難爲圖者矣其他戈戟之制後人失其形似  
式崇式淡後人疏於考論鄭氏注固不爽也車與宮室  
今古殊異鐘縣劔削之屬古器猶有存者執吾圖以考  
之羣經暨古人遺器其必有合焉爾

六書音均表序

韻書始萌芽於魏李登聲類積二百餘季至隋陸法言

切韻榷槩之法乃具然皆就其時之語言音讀參校異同定其遠近洪細往往有意求密而用意太過強生區別至如虞夏商周之文六書之假借諧聲詩之比音協句以成歌樂茫乎未之考也唐初因法言撰本爲選舉士人作律詩之用視二百六韻中字數多者隄以獨用字數少者合比近兩韻或三韻同用苟計字多寡而已宋吳棫作韻補於韻目下始有古通某古轉聲通某之云其分合取爲疏舛鄭庠作古音辨僅分陽支先虞尤覃六部近崑山顧炎武叟析東陽耕蒸而四析魚歌而二故劉十部吾郡老儒江慎修永於真已下十四韻優







義許叔重之論假借曰本無其字依聲託事夫六經字  
多假借音聲失而假借之意何以得故訓音聲相爲表  
裏故訓明六經乃可明後儒語言文字未知而輕憑臆  
解以誣聖亂經吾懼焉段君又有詩經小學書經小學  
說文考證十七部古韻表等書將繼是而出觀述其難  
相與鑿空者於治經孰得孰失也乾隆丁酉孟春月休  
寧戴震序

方言疏證序

案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十三卷漢楊雄撰晉  
郭璞注漢魏晉已來凡引是書但稱方言者省文也雜

采集之意詳見於荅劉歆書考雄爲郎在成帝元延二  
季時雄年四十三漢書傳贊所謂初雄年四十餘自蜀  
來至游京師是也劉歆遺雄書求方言則當王莽天鳳  
三四季間未幾而雄卒荅書內所謂二十七歲於今傳  
贊所謂季七十一天鳳五季卒是也荅書有二云語言或  
交錯相反方復論恩詳悉集之如可寬假延期必不敢  
有變然則方言終屬雄未成之佗歆求之而不與故不  
得入錄班固次雄傳及藝文志不知其有此至應劭集  
解漢書始見徵引稱楊雄方言其風俗通義序又取荅  
書中語具詳本末而云方言凡九千字今計正文贊萬

一千九百餘字豈劬所見與郭璞所注傳本微有異同  
歟歌遺雄書曰屬間子雲獨采集先代絕言異國殊語  
以爲十五卷雄答書稱殊言十五卷郭璞序亦云三五  
之篇而隋經籍志方言十三卷舊唐書作別國方言十  
三卷其併十五爲十三在璞注後隋已前矣許慎說文  
解字張揖廣雅多本方言而自成著作不加所引用書

名四庫館校方言言序有云魏孫炎注爾雅莫辨螻蛄蟻  
代北鄙謂考爲梨釋言靦姑也下引方言云楚鄭或謂  
狡獮爲姑釋器金鏃翦羽謂之鏃下引方言云關西曰  
箭江淮謂之鏃釋蟲蛭蜻蜻下引方言云有文者謂之  
螭釋鳥鴈鳩鳩下引方言云鴈鳩自關而東謂之戴  
勝舒鴈鵝下引方言云江東呼爲鴈鵝自關而東謂之戴  
也引書名可考者於郭注前其得六事魏書江式傳式

上表曰臣六世祖瓊往晉之初與從父兄應元俱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泐倉雅方言說文之證當時竝收善譽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杜預注左傳授師子焉曰楊雄方言子者戟也孔穎達疏云楊雄以爾雅釋古今之語作書擬之采異方之語謂之方言蓋是書漢末晉初乃盛行故應劭舉以爲言而杜預以釋經江瓊世傳其學以至於式他如吳薛綜述二京解晉張載劉達注三都賦晉灼注漢書張湛注列子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其子駟注史記及隋曹憲唐陸德明孔穎達長孫訥言李善徐堅楊倞之倫方言及注幾備見援撫其後獨洪邁

疑之謂雄所爲文盡見於自序及漢志初無所謂方言  
則併傳贊內自序二字結上所錄恣言自序者未之審  
又未考雄之文如諫不受單于朝書趙充國頌元后誄  
等篇溢於雄傳及藝文志外者甚多而輕置訾議豈應  
劭杜預晉灼及隋唐諸儒咸莫之考實耶常璩華陽國  
志於林閭翁孺楊莊竝云見楊子方言李善注文選引  
張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亦直稱楊雄方言  
曰可證歆雄遺荅書附入方言卷末已久宋元已來六  
書故訓不講故鮮能知其精覈加以譌舛相承幾不可  
通今從永樂大典內得善本因廣搜羣籍之引用方言

及注者交互參訂改正譌字二百八十一補脫字二十七刪衍字十七逐條詳證之庶幾漢人故訓之學猶存於是俾治經讀史博涉古文詞者得以考焉

屈原賦目錄序

漢藝文志屈原賦二十五篇自離騷迄漢父屈原所著書是也漢初傳其書不名楚辭故志別之賦首又稱其佗賦以風有惻隱古詩之義至如宋玉已下則不免爲詞人之賦非詩人之賦矣余讀屈子書久乃得其權槩私以謂其心至純其學至純其立言指要歸於至純二十五篇之書蓋經之亞說楚辭者旣碎義逃難未能考

識精覈且彌失其所以著書之指今取屈子書注之觸  
事廣類傳與遺經雅記合致同趣然後瞻涉之士諷誦  
乎章句可明其學觀其心不受後人皮傅用相眩疑書  
既藁就名曰屈原賦從漢志也

### 屈原賦九歌序

九歌遷於江南所佗也昭誠敬佗東皇太一懷幽息佗  
雲中君蓋以況事君精忠也致怨慕佗湘君湘夫人以  
己之棄於人世猶巫之致神而神不顧也正於天佗大  
司命少司命皆言神之正直而惓惓欲親之也懷王入  
秦不反而頃襄繼世佗東君末言狼弧秦之占星也其



詞有報秦之心焉從河伯水遊作河伯與魍魎爲羣作  
山鬼閔戰爭之不已作國殤恐常祀之或絕作禮魂  
重刊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序

唐國子司業張參五經文字初書於屋壁日久剝壞乃  
更土塗以木版關其背使負墉相比而書其表語詳劉  
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及開成二年國子監九經石  
壁成翰林勒字官唐玄度復拾補參所略爲九經字樣  
二書卽別石經之後今石刻具存字多損闕末有庸妄  
人補字乾隆戊子冬曲阜孔君體生謂拓本不能家有  
其書遂雕印成帙又詳加考正別自爲卷附焉前此祁

門馬氏新刊版本識諸末云舊購宋拓石經中有此因  
依樣繕寫雕版於家塾庶廣其傳孔君語余曰馬氏本  
雖完善然以石刻校之有字畫尙存而其本改易者豈  
石刻有異歟不然矣又其本脫去翠字注十有九字蓋  
字併注凡八字餘亦時涉譌舛余聞而知孔君用心之  
審慎其畱意於小學也好之深是以能辨之詳如此方  
漢熹平初議郎蔡邕以經籍久遠文字多謬奏請  
於朝得詔正定六經文字立石太學門外史言觀視及  
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唐制則國子監置書  
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而張參爲司業病夫人

苟趨僂五經正文蕩而無守故其他書推本說文助以漢石經雖未盡協六書要主於遠絕俗謬也自宋已來學者於小學不講朱錫鬯云五經文字獨無雕本爲一闕事然周廣順三季尙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獻印版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奏稱臣等自長興三季校勘雕印九經書籍是此書雕本在印版書甫勦之初已有之而絕不傳聞蓋此學廢棄久矣孔君好古而知所從事能去蕪取實於世之所不講余讀是本覈訂精審不徒有功小學而已治經之儒先欲識字其必自此書始

孟子趙注跋

吾友朱君文游出所藏校本二示余一有虞山毛辰手校印記稱引小宋本元本抄本又有宋本又或稱廖氏本而逐卷之末多記從吳文定抄本一校何肥瞻云毛斧季從真定梁氏偕得宋槧本影鈔今未見其影鈔者而此本盡心下惟梓匠輪奐章有章指餘竝闕一爲何仲子手校之本末記云文注用盱郡重刊廖氏善本校而盡心上有事君人者一章孔子登東山已下三章盡心下吾今而後知已下七章竝闕章指二校本各有詳略得以互訂外有章丘李氏所藏北宋蜀大字章句本

戴東原集卷第十  
毛斧季影鈔者并得趙岐孟子篇序於是臺卿之學殘  
失之餘合之復完亦一大快也乾隆壬辰春正月休寧  
戴震識

戴東原集卷第十